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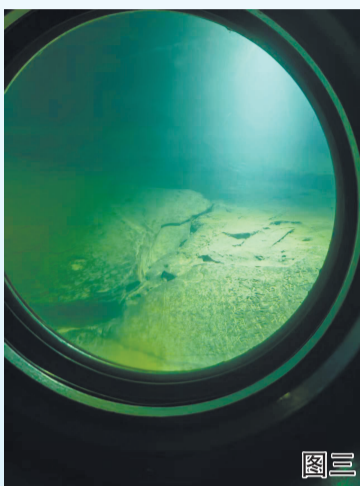
图一

涪陵三题

狄青



图二



图三



图四

点易园

涪陵作为地名出现的时间,实际上比重庆要早得多。《史记》和《华阳国志》中对涪陵均有记载,别看就是一个小小的地名抑或一两句话,但得以被录入“一字千金”的史书,这种身份和地位让人不能小觑。究其原因并不复杂,那是因为古时涪陵是古代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此地曾为巴国国都所在。涪陵二字即取自“涪水之滨,巴王之陵”。许多人都知道涪陵是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但知道涪陵还是程朱理学在大西南开枝散叶大本营的人似乎并不多。

我到涪陵,点易园是一定要去的。点易园得名于点易洞,而点易洞的得名则与一代大儒程颐相关。近一千年前,程颐曾在此洞内点“易”立说,将他对于宇宙与人生的全部叩问,一字一句地注入他对《周易》的注解之中。“点易”二字,在我看来,“点”的不仅是《易经》,更是点醒了后世理学思想的璀璨星河。由于《伊川易传》(别称《周易程氏传》)是程朱理学的奠基之作,而点易洞又是《周易程氏传》的著述之地,当程朱理学经南宋发展、元代确立,至明代成为国家思想之正统后,涪陵点易洞遂成为千百年来历代理学家心中的圣地,他们来此拜谒,并留下诸多辞赋。

正因如此,于我而言,到点易园绝非一次寻常的观光,而是一次与古圣先贤跨越千年时空的对话,是一次在摩崖石刻间探究理学文脉的寻绎之旅。

程颐年轻时曾应试落第,但程家世代为官,照宋代祖制,其父程珦享有荫庇子弟当官的特权,而程颐却把当官的机会让给了家族内的其他人,自己则长期以“处士”身份潜心于孔孟之道,同时在中原各州县收徒讲学。后经司马光、吕公著等一众当朝文臣的力荐,程颐以布衣受诏,任崇政殿说书,一跃成为皇帝的老师。虽然主因是新旧两党之争所祸及,但程颐不满自己按规定必须站着给皇帝讲学,认为这是不尊重师道的表现,也是他不得不辞职的原因之一。辞职道不算完,北宋绍圣四年(1097),64岁的程颐又被贬至涪州(涪陵)交地方官看管。

遥想将近一千年前,一个操中原口音的大儒,被命运抛掷到此地,耳边是喧嚣不息的川江号子,眼前是奔流湍急的长江。这江,这水,是古代巴人魂魄所寄,是勇毅与生命的象征。而他,却在这动的极致中,执拗地追寻着一份绝对的“静”与“理”。这该是何等鲜明的映照。古代巴人的世界,是歌舞与烈酒,是舟楫与渔猎,是生命热力的恣意挥洒;而程颐的世界,是“主敬”,是“存天理,去人欲”,是于方寸心田间构建起的庄严秩序。一动一静,一野一文,仿佛水火。然而,涪陵的巴文化与理学文化并非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历史层累与互动,形成了“巴魂理骨”的独特文化结构。巴文化提供了刚健、直率的精神底色,而理学文化则在其原有的精神底色中注入了礼教、思辨的学术深度。程颐由中原带到巴蜀的理学,并非一把斩断地方文脉的利刃,它倒更像是一滴浓墨,被悄无声息地滴入涪陵这口巴文化的深潭,慢慢地晕染、扩散,最终与原有的巴文化底色交融为一,“生”出一种新的文化魂魄来。

北宋时,涪陵北岩一带有佛寺名曰普净禅院,程颐即在普净讲学。禅院旁的北岩山高岩之上有一个高4米、深约2.2米、宽3.8米的石洞,即为点易洞。它不在什么名山之巅,只悄然隐于涪陵城北的北岩,一壁普通的山石之下。洞口矮小,甚至有些谦卑,全无别处“圣迹”那般张扬的气派。彼时同在涪陵的黄庭坚曾在北岩多次和程颐探讨学问,并为他的讲堂题名“钩深堂”。

点易洞洞门额上镌刻着“点易洞”三个楷书大字,并有一副对联。中心景点为一座长400米、高20米的摩崖石刻,上有黄庭坚、朱熹、陆游、王士禛等历代名人书法手迹80余幅。崖上有佛塔一座、佛龛若干。记得那日天上飘着微雨,我小心翼翼地躬身进入点易洞,洞内幽暗,但我仿佛看到一代理学大师那清苦的面

容。如今的点易园内听不到钟鼓梵音,却回响着千年的哲思;我站在这洞中,忽然觉得,它们并非不相容。那江水的浩浩荡荡,不正是一种不息的、雄浑的“动”的易理吗?而那洞中的沉潜坚毅,不也正是一种内敛的、如大山般的“静”的巴风吗?摩崖石刻中,朱熹的《北岩题壁》颇有代表性:“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程颐的得意门生——涪陵籍理学大家谁定在程朱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对“涪陵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程朱理学在大西南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谁定弟子门生人数众多,他的再传弟子中就包括了著名理学家朱熹等人。而朱熹的弟子——涪陵人桓渊在北岩书院传道授业20余年,1258年于涪陵去世,桓渊最终促成了程朱理学在巴渝大地上落地生根,也使得北岩书院,也就是今天的点易园与南宋末年国内著名的东湖书院、象山书院、濂溪书院齐名,盛极一时。

自古便有川(渝)东门户之称的涪陵得长江、乌江两条大江的滋养,乃商贾集散重镇,同时也是巴蜀地方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交融之所,这种交融使涪陵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同时,是西南地区最早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理解巴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所在。

白鹤梁

白鹤梁题刻最早始于唐代。但有关白鹤梁的传说始于北魏时期。传说北魏时期有位名叫朱通微的道人在此乘白鹤得道,羽化成仙而去,白鹤梁因此得名。但无论如何,在我眼中,“白鹤梁”这个名字实在是好。“白鹤”二字,清高又飘逸,而“梁”字无论字形与字意都透着骨力,二者合为一体,便有了风骨,有了气韵。

还有一个说法:据说白鹤梁得名是因早先此地常有白鹤群集在这石梁之上,故而得名。想必那景象定然是美不胜收的:数千年来,白鹤们在春夏之际长江水涨潮时翩然离去,待到冬春枯水之时石梁露出水面,白鹤们便又呼朋引伴地飞回,栖息于这出水浮梁之上,上下翻飞,鸣叫盘旋,白鹤梁因此而远近闻名。

而实际上白鹤梁只是一道位于涪陵长江江心处的长约1600米、宽10至15米的天然砂岩石梁,仅在每年12月至次年3月长江枯水期显露真容。这道石梁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持续1200多年的有记载的系统水文记录以及汇聚历代文化名家手迹的丰富题刻,被世人称为“水下碑林”。

位于重庆涪陵白鹤梁大道二段185号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当年,三峡大坝蓄水175米后,白鹤梁被永远沉入江底。三峡大坝工程的兴建使位于淹没水位线下的白鹤梁面临原址保护的重大难题。于是,一个大胆却又具科学可行性的动议被付诸实施:在白鹤梁题刻原址建造巨大的椭圆形罩体,内部注满经净化的江水以平衡内外水压。该工程成为三峡文物保护中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投资最多的项目,如今来看,不仅值得,而且功在千秋。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现保存有白鹤梁题刻165段,共1万余字,其中涉及水文价值的题刻有108段;另有高浮雕、浅浮雕和线雕石鱼18尾、观音2尊、白鹤1只。馆内有一尾脱落的石鱼,原是刻在石梁上的,经年累月被江水冲刷,连接处断裂,被工作人员从江底打捞上来,安放在馆内。我看着她心中默想:这尾石鱼曾经无数次露出水面,被无数人看见、抚摸,人们依据它所处的位置来判断江水枯落到什么程度,甚至据此推算来年的收成。而今它安放在展馆橱窗内,再也看不见长江的潮涨潮落了,但它身上的每一道刻痕,都还保留着岁月的印记。古人观石鱼出水,看到鱼现,便知道一个少雨的水周期即将结束,丰年将至——这便有了“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谚语。

乘坐电动扶梯一路向下,慢慢进入长江

水下40米深处的地方。廊道两侧开着圆形的观察窗,就像潜水艇里的舷窗一样,透过双层抗压玻璃,可以看到保护罩内的水下白鹤梁题刻。

我趴在舷窗上仔细端详,那些题刻排列得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字迹或大或小,有的笔画清晰得好像昨天才刻一样,有的已经被水流磨得模糊不清,“蚕食”得只剩下浅浅的刻痕。白鹤梁上的题刻纵横交错,篆、隶、行、楷、草皆备,颜、柳、苏、黄俱全,还有其他民族的文字,可谓集历代名家书法大成;题刻或诗或文,或记事抒情或吊古怀旧,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艺术于一体,想来是历朝历代的文人们枯水时登上了石梁,一时兴起,吟诗作赋并挥凿题刻,如今得以让后人隔着几十米深的江水,瞻仰膜拜。其中有一句“元符庚辰洛翁来”,刻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它被认为出自宋代大文人、书法家黄庭坚手笔,是黄庭坚在涪陵游览白鹤梁时所题。

透过舷窗,我看到了白鹤梁上那两尾最著名的石鱼——清康熙年间重刻的双鲤。它们首尾相对,似游江而游,鱼眼处略微凹下。据说这对鱼眼的高度与现代水文站的零点高度惊人的一致。想一想,中国古代的工匠在没有精密仪器的年代里,就以鱼眼的高度作为观测长江枯水位的基准,这是一种何等的智慧呀!

白鹤梁上的题刻仿佛在诉说着远去的古老故事,而我,在保护罩的舷窗后面,亲近却又远远地在与古人做着一场隔世的对话。恍惚间,我看到了那些古代文人墨客在这块巨石之上曾经是如何指点江山,吟诗作对;又曾是如何放浪不羁,千杯不醉,一幅幅画面从眼前闪过,真切又灵动。

谁也说不到底历经多少年了,春夏秋冬,水落石出,水淹石没,每一次长江水的涨落都会对白鹤梁的躯体留下印记。如今,水下白鹤梁题刻就如同是一部沉入江底的石头史书,梁上的那些千年的石鱼、历代文人的辞赋,是长江水文记录与科学研究的互证,也是长江人文历史与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一场无声交流。

榨菜与荔枝

早前我对涪陵的认知更多的是与榨菜有关。没错,就是那火遍全球、被称为世界三大腌菜之一的涪陵榨菜。因为涪陵榨菜,小时候,我最早认识的几个“不好认”的汉字中就包

括了“涪”字。那时候家里常做榨菜肉丝,肉的丰腴与榨菜的爽脆咸鲜在猛火快炒中完美融合,无疑属于下饭神菜。至少在京津冀一带,榨菜用的大都是北方腌制的榨菜头,如果哪一次用了涪陵榨菜,长辈一定会特别告知,以示这道菜的正宗与完美,味道嘛,似乎亦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

记得那时电台《小说联播》节目中曾多次播讲过涪陵作家鄂国培的长篇系列小说《长江三部曲》,因而很早我便知道了涪陵轮船公司,知道了涪陵曾是清末民初尤其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重要的水陆码头之一,工商业发达程度在川渝地区首屈一指。所以,当我在2025年初夏走进涪陵时,聆听长江与乌江的涛声,我的内心是安适的,就像是来与某个久别的朋友约会。

记得那个晚上,在涪陵长江岸边的餐厅里用餐,餐桌上那由涪陵榨菜这一缘起于涪陵的古老腌菜烹制而成的榨菜系列菜,无疑是将灵魂主角发挥到极致的智慧。涪陵榨菜,它用最朴素的方式来迎接我,将江风、时光与情感一同带给我,幻化出美好、质朴、温暖的感觉。而用榨菜来烹制鲜活的江鱼,怕是只有亲身来到涪陵才能领略到其正宗的味道,并有幸化作舌尖上无比醇厚、复杂的美妙滋味。

于涪陵而言,比榨菜更古老的食品其实是荔枝,也就是杨贵妃爱吃的荔枝。

没错,当年杨贵妃吃到嘴里的据说就是涪陵产的荔枝。

多年前,我曾到江西与广东之间的梅岭探寻梅岭古道,对于杨贵妃所食的荔枝是否经梅岭古道由岭南运输而来,即使是当地人也表示怀疑。从距离上看,由梅岭古道到长安的路途遥远,就算按现在道路的距离估算也超过1500公里,而涪陵到长安的距离则近得多。荔枝娇贵,在唐代的交通条件下,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不仅耗时太长,更难以保证其新鲜度。而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记载,唐玄宗为满足宠妃杨玉环爱吃新鲜荔枝的喜好,颁旨由涪州(今涪陵)建优质荔枝园(后称妃子园),从涪州置驿到长安。这条专供运输荔枝的驿道,就是天下闻名的“荔枝驿道”,今人唤作“荔枝古道”,也叫“荔枝道”。

苏东坡曾在《荔枝叹》中写道:“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说的是,东汉永元年间的荔枝,来自广东广西(包括越南北部)的交州,而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的荔枝,则来自四川涪陵。有人把北宋时期编纂的《太平寰宇记》一书中“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连接四川陕西湖北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称为“荔枝道”。但现代研究表明,荔枝古道主线是重庆涪陵荔枝园延伸向陕西西乡县子午镇老街,全长576公里,这也让涪陵荔枝园的鲜果采摘下来之后,经长寿、垫江、达州等地,能够得以快速送入长安。

在唐代,也不仅是涪州,川渝多地都是荔枝产区。大诗人白居易不仅沉醉于荔枝的“天上味”,更以生花妙笔为这美味写下了据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份详尽的荔枝“食用说明书”——《荔枝图序》:“壳如红缃,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寥寥数语,荔枝的色、形、质、味便跃然纸上。据记载,白居易对荔枝异常喜爱,除了将他曾任职的四川忠州城内的一家酒楼称之为“荔枝楼”外,还亲自任官署内种植荔枝,并赋诗一首《种荔枝》:“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

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有“妃子尤嗜(荔枝)”,“荔枝岁贡”的句子。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编纂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引《洋川志》中记载:“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王象之更在《舆地纪胜》中进一步指出,“妃子园: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他的《吴船录》中也写道:“自眉、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

有如此多的史料与文人辞赋可以拿来佐证,看来杨贵妃当年所食荔枝,应该就是产自涪陵。

我在涪陵多次品尝过当地所出产的荔枝,感觉体量上比岭南的荔枝要小一些,但味道鲜香,很有嚼头。

如今的涪陵,据说辖区内荔枝种植面积达1.1万亩,有“妃子笑”“桂味”“仙进奉”等多个优质品种。2024年,“涪陵荔枝”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就是不知道假如以时,能不能让人们如记住涪陵榨菜一般,记住涪陵荔枝。

- 图一为涪陵乌江。
- 图二为涪陵城。
- 图三为水下白鹤梁。
- 图四为涪陵荔枝的相关资料。

世间晚霞千万种,在我眼中,似乎只有马六甲海峡的落日余晖,能将沧海的辽阔、岁月的厚重与人间的温柔,尽数“揉”进漫天霞光里,晕染出一幅独属于马六甲海峡的浪漫长卷。当白日的燥热渐渐散去,夕阳缓缓沉向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的天际,整片马六甲海峡便坠入了一场极致绚烂的黄昏梦境,每一缕风、每一片浪、每一寸岸,都被晚霞裹上了温柔的滤镜,让人心甘情愿沉醉其中,不愿醒来。

站在马六甲河畔的古码头,或是沿着海峡沿岸的沙滩漫步,抬眼便是无边无际的蓝,从天际一直铺展到海面,与远处的海平面融为一体,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起初,夕阳还带着几分明媚的暖意,悬在海天相接的地方,像一枚被烈日淬炼的金盘,光芒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瞬间碎作千万片鎏金,随着海浪的起伏轻轻摇曳,宛如星辰坠入深海,随波逐流,熠熠生辉。海风带着海水独有的咸湿气扑面而来,拂去人们的满身疲惫,耳边是海浪轻拍岸堤的声响,一拂又一下,温柔而绵长,像是海峡千百年来从未停歇的低语。

不过须臾,夕阳便开始缓缓下沉,天际的色彩渐渐晕染开来,褪去了耀眼的金光,化作层次分明的色调。最靠近落日的地方,是浓烈如火的橘红,像打翻了造物主的颜料盘,肆意泼洒在天际,热烈而奔放;往外蔓延,是温柔缱绻的玫红,再远些,又晕成淡淡的粉紫,与天边浅浅的黛蓝交融,最后慢慢融进澄澈的苍穹。五彩斑斓的霞光层

马六甲海峡的晚霞



梅南频

层叠叠,从天际铺陈至海面,将整片海峡都染成了暖融融的色调,海水不再是清冷的蓝,而是化作了流动的彩绸,橘红、粉紫、鎏金交织,随着海浪翻涌,波光潋滟,美得惊心动魄。

晚霞中的马六甲海峡,从来都不只是纯粹的自然美景,更藏着数不尽的历史余韵。这片海域,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千帆竞渡,万商云集,载着丝绸、瓷器与香料的商船曾在这片霞光里往来穿梭,将东方的温润与西方的异域风情相连。遥想过去,郑和七下西洋,也许曾数次驻足这片海岸,船队的帆影在晚霞中定格,写下中外友好往来的传奇;数百年间,无数商旅、航海者,也曾望着同一片海峡晚霞,怀揣着梦想与期许,在风浪中奔赴远方。如今,过往的商船早已化作历史云烟,可晚霞依旧,岁岁年年笼罩着这片海峡,每一缕霞光里,都仿佛藏着岁月的故事,每一阵海浪中,都流淌着时光的沉香。

岸边的景致在晚霞的映衬下更显温柔。古老的荷兰红屋被霞光镀上了一层暖金,红色砖墙愈显厚重,诉说着殖民时期的岁月沧桑;海边的白色灯塔静矗立在霞光里,身姿挺拔,默默守护着往来的船只;沿岸的棕榈树修长的枝叶在晚风中轻轻摇曳,剪影被霞光拉得很长,与海天融为一体。沙滩上,游人三三两两漫步,有人静静伫立,望着漫天晚霞出神,有人俯身拾起海边的贝壳,孩童的嬉笑声、海浪声、远处传来的轻柔乐声,交织成最动人的人间烟火,让壮阔的海峡晚霞,多了几分温暖的人间气息。

夕阳渐渐沉入海平面,只留一抹余晖在天际,霞光慢慢变得柔和,浓烈的色彩渐渐淡去,化作朦胧的粉紫与浅橙。天际渐渐泛起淡淡的暮色,海峡的风愈发轻柔,海浪依旧温柔地轻拍着海岸,漫天霞光渐渐隐去,却在海面留下久久不散的暖光。此刻的马六甲海峡,少了白日的喧嚣,多了几分黄昏的静谧;天地间一片祥和,所有的浮躁与不安,都在这漫天晚霞里被抚平,只剩下内心的安宁与动容。

有人说,晚霞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而马六甲海峡的晚霞,应是大海写给岁月最深情的一个告白。它没有高山晚霞的险峻,也没有内陆落日的孤寂,而是将沧海辽阔、历史厚重与人间温柔完美相融,既有自然造物的极致浪漫,又有岁月沉淀的悠远韵味。

暮色渐浓,晚霞彻底隐入天际,海峡渐渐被夜色笼罩,可那漫天绚烂的光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世间最美的风景很多就是像马六甲海峡的晚霞这般,于壮阔中见温柔,于岁月中藏深情,让人见过一次,便终生难忘。这片流淌着霞光与故事的海峡,用一场黄昏胜景,告诉世人: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跨越山海,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

满庭芳

第五四七期

京津冀区域非遗田野思考(五)

赵县龙牌会

马知道

2011年“龙抬头”那天,我和同事潘刚开车去了河北赵县。一谈起赵县,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中国北方有名的赵州桥,还有就是柏林禅寺。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赵县东部的范庄镇,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会举办盛大的祭龙活动——龙牌会。范庄“龙牌会”历史悠久,据当地百姓说,这里的人从很早就有大约源于古代的龙崇拜、敬祖意识和祭祀及自然物象的观察。《左传》记载:“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范庄人自认为句龙的后代,尊句龙为祖先,并称范庄则为句龙故里。

我们提前一天到了范庄,住进村里的小旅馆。我们之所以选择住在村里是基于常年田野考察的经验。如果住在县城,可能会错过一早就开始准备的各种乡民活动,事实也是如此。小旅馆的条件不是很好。记得那次同来的还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的师生们,他们也住在同一家旅馆,有些学生直接和衣睡在大通铺上。

凌晨4点左右,村里已经有了敲锣打鼓的声音。龙牌会在村里大集市的中心,一个很朴素的庙宇,里面供奉的不是常见的龙王神像,而是写着“天

地三界十方真宰之神位”的神格龙牌。这个二月初二敬奉龙牌的历史据说有好几百年了。范庄“龙牌会”自1991年恢复大规模举办祭龙仪式以来,已引起民俗学界、社会学界、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在庙门前的一个石碑题记上有中国民俗学界几位先生的大名。

等了许久,早上8点左右,一列列排列整齐的巡游队伍开始进庙里叩头祈福。最前面的三人一个道士打扮,一个僧人模样,一个书生气质,到了龙牌前,打躬唱诵:阿弥陀佛。我听了吃惊,这俩儒道竟然都齐呼“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小声响咕让一旁的一位教授听到了。他说,来一个地方要仔细观察和倾听,这是当地的文化,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知识来揣度和衡量他们的文化。我认为这位教授说得极有道理。

一队队的人进来叩拜龙牌后,龙牌被几个壮汉从高台上取下来,然后高高举起,所有的队伍很自然地让开一条道,然后又紧紧跟随。随着锣鼓声响起,队伍开始行进。在龙牌后面的是一个民间花会表演,而在所有民间花会前面开道的,是一个由40岁左右女性装扮的“孙悟空”,她穿戴着孙悟空的

服装,脸化成孙猴子的样子,眼皮上还涂了金粉,一闪一闪的。这个“孙悟空”一直走在前面,一路舞动金箍棒,时不时腾挪跳跃,显得极为灵活。她还不时“跳”进街道两边的人群中,抓耳挠腮地扮鬼脸,惹得大人小孩笑声一片。

范庄很大,但街道并不长。沿着主街道走完,巡游队伍就折返从另一条小道回到龙牌庙。游行结束后,接着就是各路花会在自己的地盘上开始表演,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大多是跟着巡游队伍走了一路的民众,还看不够,又围起来看表演。跑旱船的、扭秧歌的、敲锣打鼓的,一时间庙门前的广场热闹非凡。

据说这个庙会活动不仅是二月初二这一天。围绕着龙牌会的巡游和花会表演,形成了庞大的集市贸易。周围各地的商贩带着各类土特产都赶到这里,设摊摆点把生意做起来。也就是说,借着古老的庙会活动,这里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集市,南来北往的香客和民众会到这里购物,形成小区域的庙会。那时你就能体会到“庙会”两字的含义,就是有庙的地方才会有“会”。众多的香客来这里就愿、敬香,形成了人流,吸引了商家来此售卖商品,自然

也会吸引各地农户带着自家农产品加入。

在这个村庄里还有一处万亩梨园,这可能是这个村庄中除龙牌会外另一个巨大的遗产。百年以上的老梨树现在还充满活力地生长着。

而在村庄里,我们看到的景象和其他传统村落不太一样,很多村庄的青壮年人在春节以后几乎都看不到了,他们大多要返回城市打工。但范庄不一样,街道上到处都是青壮年人的身影。说起来他们很自豪,这里有家人,有万亩梨园,还有一年一度的龙牌会,守着家就能挣钱何必跑外地。他们说得很道理。在城市化大发展的今天,如果我们想让村民不流失,让村落得到振兴,就需要给村民们创造更多谋生的机会。利用庙会文化给村民提供就业和商机的村落,这是一个典型。文化的附加值得到充分利用,传统文化和非遗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延续。

只要村庄里的青壮年人还保留着,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精彩的非遗项目一定会因为人的存在而得到更大的发展,不是吗?



沽上丛话